

□ 怀念师友

有很好的文学、书法、理工的功底，我想这是他从事规划工作以及以后取得规划工作成就的基础。

二、勇于实践，注意新事物，善于总结。因为要管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讨论过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总结出“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三者的完美统一”，这是他从实践当中总结了许多的建设项目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得到解决之后体现出来的标准。

三、善于发挥组织的功能，能够调动广大专家为首都建设发挥作用。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

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就是首规委的工作机构，所以有这么一个优越条件：而且在首规委下设立了几个工作机构，有一个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有一个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我都参与、接触过。我记得我们议论过，首都的规划建设牵涉到三大家：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部队和北京市。它的概念不仅仅是北京市，而是整个北京地区，很多建设甚至有好多比较难的项目都是来自中央部门或者军委部门，这就要发挥专家的作用。

2013年12月3日

悼家榕

○文明珠

2013年12月9日，米家榕教授在天津病逝，享年84岁。

家榕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到东北（长春）地质学院任教，1971年至1974年为国家地质总局援阿尔巴尼亚地质大队



1997年米家榕教授与夫人在一起

工程技术人员，198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被引进入天津师范大学。

他青年时期，对声乐、器乐和指挥有所爱好。当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后，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为了国家的强盛，毅然转学到这艰苦的事业中。在清华园优雅的学习环境中、在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们的教诲下，他认真学习功课，重视体育锻炼，还参加了歌咏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的潜移默化，给他身心和知识溶入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分配他没有犹豫，响应祖国号召来到东北。

到东北地质学院后，组织分配他搞古生物专业，他没有犹豫，欣然接受。当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任地专（东北地质学院前身）的校长，学校拥有一批老一辈

地质学家，如喻德渊、俞建章、刘国昌、业治铮、董申葆等，还有来自清华、北大的20名毕业生。他们风华正茂，热情洋溢，投身于建院初期的艰苦创业中。“文革”前后，每年除室内教课外，暑期都要带学生野外实习。1956年，当国家开展大规模地质普查找矿，学校在燕山、胶东、冀东、吉中进行1:20万区域地质填图时，他们已经是大队技术负责人了。燕山队的三驾马车之一就是家榕。他们凭着满腔热血，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帮助下，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也积累着对地质专业的知识，从此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在科研、教学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教师们尊称他是学院地层古生物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致力于陆相地层、古植物和古环境研究，是我国北方中生代地层和古植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他首次确证东北、华北东部晚三叠世植物群和陆相地质，解决了以往几十年悬而未决的基础地质问题，在国内掀起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三叠”热。在此基础上，全面研究中国环太平洋北段晚三叠世地层古生物及古地理，在过去一般划分为南方区（热带、亚热带）和北方区（亚热带、温带）。根据现代植物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古构造、古地理分析，新划阴山古陆以北的远北区（温带），在北方太行山隆起以东，增划燕辽吉南混生植物小区，并认为可能存在古太平洋暖流的影响。在构造—沉积古地理格局和地层区划方面（据

古构造和沉积特征，自东向西划分为北、北东向展布的深海区、陆缘区即陆缘滨浅海分区和陆缘火山分区以及内陆山间凹陷区）；对本区地质历史上重要的印支运动的有否、性质等问题，都提出了系统的创新见解和论证。得到国内、国际同行的广泛赞誉，认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国际地层对比，尤其是太平洋西岸构造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部分内容在第二届国际古植物大会及第一届全国构造会议发表后，英、法知名古植物学家当场及几次专函索要论文，美国C.Smiley教授（1987年在北大）也发表赞同意见，成果被SCI索引。已故中科院院士、古植物学家徐仁教授说：“这项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被教学科研单位等多方引用。

援阿期间，研究巴尔干半岛西部铜矿区域地层（蛇绿岩套），建立了地层层序，根据多门类化石确证了地质时代，修正了前苏联专家的结论，为阿工矿区采纳



1973年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3为米家榕教授

□ 怀念师友

并因此延聘。

根据植物化石的研究，首次确证辽宁本溪早石炭世晚期地层的存在，也突破了几十年来公认的华北地台内部无此期地层的定论，成果引起学术界关注；根据火山—沉积建造特征，先后提出新的划分方案，对东亚代表性的辽宁北票中生代陆相地层进行划分，确定了八个岩石地层基本单位，总结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展国际古生物学研究新趋向古生态、古气候、古地理研究中，进行多学科互相渗透。在“山东淄博石炭二叠纪植物群落与成煤环境”方面，据化石埋藏学类型、分异度分析，把不同时代、不同层位、不同环境组合划分成群落，分析其古气候条件，归纳成煤环境演替，提出海相成煤论断；在“华夏植物区与安加拉植物区界限”方面，提出古山系分界说而非海洋分界，对植物类群分布中出现“特有”分子，认为系“混生”现象，不宜理解为“迁移”；对“冀北辽西早、中侏罗世植物古生态学与聚煤环境”则从植物群落、叶相分析等恢复古气候（认为都属暖温带），通过沉积分析总结了聚煤特征，并开展了昆虫与植物协同演化的研究，这些都具有开创性。

在编写大百科全书地质部分的几个词条：“联合古陆（与郭鸿俊合编）、网瓦纳古陆、劳亚古陆、特提斯海”时，他利用夜晚翻阅大量资料，从最早的对地球历史的说法，到板块学说盛行，以致现代大陆漂移的观点，综合各家观点，用历史地质学、古海岸线轮廓、古大陆构造、古生物、古气候、古地磁和现代计算机研究结果，进行世界各地的对比，全球性的概括编写。这对板块学说、全球构造的深入

研究、海洋地质调查、预测地震、火山活动、探索成矿规律都有重要意义。

1995年为拓宽思路，接收了“内蒙古通辽附近晚侏罗世沉积体系与油气远景评价”的任务，也采用多学科综合手段，从地层古生物、岩石地层、层序地层、沉积体系、石油地质以及地球物理（钻采、测井、地震）地球化学等手段，与生产单位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其现有能力和资料以及学校教师资源的优势，研究了该区石油生、储、盖层的条件，提出了远景区及找油的一些方法，得到生产单位的高度评价。

近几年来，家裕积极开展古植物群演替与环境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地表圈层关系的研究，则为了探索环境形成的历史规律与今后的展望。已出版《辽东太子河流域早石炭世植物古生态与环境》，正主持“环渤海地区二亿年以来植物群演替与地质环境变迁”的研究，憾未能完成。

他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专著4部，论文37篇，享誉国内外。

他曾历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古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古生物学会东北地区古生物专业组组长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全国地史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长春地院、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同行认为他是优秀理事之一，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学会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在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和学会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做过两期课余小学教员。大学毕业任教后，更是致力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他热爱祖国，勤奋工作，严于律己，治学严谨，诚恳正派，平易近人，为人师表。除承担过系助理主任、教研室主任、古生物中心副主任等行政工作外，先后开过十几门课，指导了三名博士后，精心培养了一批博士生（6名）、硕士生（14名）和古生物专业本科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重才更重德，教专业知识更教做人。他对学生既耐心指导又教学相长。他认为通过培养研究生，是使学科水平提高、开启新方向、新领域的途径。首先，他在研究项目立项的必要性、课题设置的科学意义、成果的先进性与应用前景方面都提出明确的选择、思路、论证。而在具体工作中又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观察和搜集，身教胜于言教。室内化石、标本的鉴定和细微的整理，总结答辩过程中的悉心指导，连论文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在他的著作中，体现集体攻坚力量，只要是参加的人，都给予应有的冠名。被人称为心胸坦荡、光明磊落。

他在使用科研经费时，特别注意节约，强调经费最大限度地用于研究工作中，甚至达到抠门的程度。但对学生，则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家庭的困扰等。他对待家属、子女要求自立自强，俭朴诚信，宽以待人。他对周围的同志、朋友也很关心，曾为两个即将离散的家庭，彻夜深谈，致破镜重圆；还曾使一位花龄少女免去锯腿的痛苦，等等。生前深受同行、朋友和学生们的尊重和敬爱。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表彰。早在1956年就被评为长春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92年获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吉林

英才奖，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长春市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当他两次申报院士落选时，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有些愤愤不平，他反而安慰我们说：现在国家人才济济，这是应该高兴的事。又说，很多事情是受天时、地利、人和影响的。这些是我们的不足，我年龄也大了，成绩有限，留待后人，但我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虽然2000年后已经退休，身体也安了起搏器，数次住院，但仍在写他的书，一直坚持至病倒卧床。

新世纪来临之际，他感慨地写道：“我已七秩，仍思作为，你们成长，于心慰藉。但希望你们把基础打好——品德、素质、专业、身体。立雄心壮志——为党、为国、为民族作贡献，造福人类，大有可为。要思考新问题，注意新动态，把握新方向，做出新成绩。长江后浪推前浪，试看哪个浪头高！年轻人啊，我们共勉！”

他培养的学生们在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或其他专业）特别是在地层古植物学领域，正作出骄人的成绩，他们有的是教学、科研、生产部门的得力骨干，有的是大学院校的领导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研究生中，一人获“五一”劳动奖，一人获霍英东奖。不管在何岗位，对他们的成长、贡献，他都感到特别的欣慰和光彩。同事们都尊称他为优秀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教育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地质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他的优秀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最后用一段悼词结束我的文章：先生的道德、文章受人景仰；先生的精神、事业永垂于世，嘉惠后人！

家榕，安息吧！